

陈谦 | 著

望断南飞雁

Listen to the Caged Bird S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望断南飞雁

Listen to the Caged Bird Sing

陈谦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断南飞雁 / (美) 陈谦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33-0017-9

I. ①望…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5178 号

望断南飞雁

(美) 陈谦 著

策划编辑: 瓦 当

责任编辑: 战 丹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孜 集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910 × 1230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38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17-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硅谷的夏娃

北 岛

二〇〇五年六月底，由范迁开车，我们从伯克利出发，前往加州最北部的小镇尤瑞卡（Eureka）。老范不修边幅，胡子拉碴，他来美国学画画，一待二十多年，住在伯克利，近年来一心写小说，一发不可收拾，连出好几本。他无疑有着写惊悚小说的天赋。如果你再介绍他是画家，他跟你急。本次出游牵头的是王瑞芸，她住洛杉矶附近，集西方美术史专家、散文家、家庭妇女和《今天》编辑部主任于一身，可见本事大。

我们一行在美国都是闲人，除了陈谦，她是硅谷某公司电脑芯片设计高级工程师，听这头衔，能把我这样的外行吓着。在我看来，硅谷人跟外星人差不多——装芯片脑袋、光缆神经、纳米皮肤、液晶蓝血，外加一颗带电源开关的心。陈谦看起来挺正常：一个女人，一个轻松自在的女人，但以我多年四海漂泊练就的毒眼断定，她绝非凡人——表面上大大咧咧，实则深不可测。我们初次见面，一路说笑，很快就混熟了。让我更吃惊的是，她还写小说，据说写得很棒，连傲视天下的老范都自

称是她的粉丝。

公路蜿蜒，深入无边无际的红木森林，枝干参天，光影斑驳，汽车就像玩具般不真实。本次旅行的终点是王瑞家——二层小楼就坐落在红木森林中，有人间天堂的所有好处，包括寂寞。王瑞那时在州立大学洪堡分校教书。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与他分享寂寞。

杯盘狼藉后，方显英雄本色的还是卡拉 OK——这全球华人的保留节目，用寂寞的方式排解寂寞，以毒攻毒。无论走到世界尽头还是赶上世界末日，非唱得死去活来不可，这容易引起误会，以为中国人是最勇敢最乐观最热爱音乐的民族。王瑞挺胸而立，那小号男高音爬升到云端，怎么也不肯下来；我也跟着扯起嗓子，欲与天公试比高；而陈谦浅唱低吟，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心事——那幽井中的回声。

后听说一九九五年她母亲去世，她开始动笔写作。说来创作的原动力，往往跟内伤有关，带有某种自我治疗性质。她的第一部长篇《爱在无爱的硅谷》，是关于硅谷的夏娃的故事。陈谦就是硅谷的夏娃，偷吃了小说这禁果，与伊甸园的夏娃不同，她是主动辞别硅谷的。

此后来往日渐频繁。或在老范家，或在我家，大家一起动手洗菜切肉，多由老范掌勺。其中有儒雅潇洒的常罡，他学音乐出身，弹得一手好钢琴，在伯克利开了一家店铺，兼做古董生意，最近出了《海外拾珍记》一书，与他的收藏有关。还有愣头愣脑的诗人程宝林，他拿下美国文学创作硕士学位，后

去夏威夷教书，在上学待业期间，家有贤妻，靠经营洗衣店维生。还有一位窈窕淑女，笔名维维，不仅能诗善文，还会跳肚皮舞——她一转身轻纱薄裙，呼啸带风，我们臊得不敢正视，屏住呼吸，待正襟危坐，才像金鱼那样到水面换气。

在我们的圈子里，陈谦是个隐身的主角——每次聚会都由她张罗，协调时间，落实搭车买菜等细节，然后把老范推到一线。于是小说家范迁从自画像的画框中笑咪咪走出来，捋捋潦草的胡须，手持闪闪厨刀。

杯光烛影，大家谈文学谈艺术，直到深夜。让我想起当年的“地下沙龙”，今日偌大个中国，像这样的清谈不多了。听说国内的小说家聚在一起，谈的多是版税印数之类。看来“地下沙龙”已转移到国外，资本的专制与当年暴政差不离，驱使不肯就范的人边缘化，聚在一起，继续着关于文学的梦想。而梦想让人回到写作的原始状态。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小说家首先得爱小说写作这一行，这本来不言而喻，而所谓的专业化，正从内心深处侵蚀消解了这种爱，人们把本行当成铁饭碗，当成获取名利的“公器”。

在美国信教容易写作难。迷上写作这行，就等于自绝于上帝自绝于人民，甚至还得抛家舍业。这倒好，净化了海外严肃作者的队伍——无利可图，也就没什么骗子混进来。

陈谦写小说写到痴迷的程度。每天下班回家，先做饭再哄儿子入睡，然后坐到桌前，潜入自己的另一种时间中。在高强

度的脑力劳动后接着写小说，非得走火入魔不可，连公司喝茶休息那工夫，她也会忍不住写几行。硅谷的亚当从不参加聚会，认为我们都是疯子，但他给夏娃自由，再晚回家也不抱怨。

在亚当的支持下，两年多前，陈谦离开供职多年的高科技界，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写作。近作包括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是我推荐给《收获》的，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关注，还有中篇《望断南飞雁》。让她用尽更多心血的是一部长篇，在反复修改。

两年多前我从加州搬到香港。身居闹市，常常想念加州的闲散，想念与文学有关的清谈，想念湾区爱文学的朋友们。陈谦倒是满世界跑，也来过香港。我有时去逛逛她的博客“茶茶道，非常道”，窥视她写作以外的生活，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博客门扉上的题词是“无聊才读书，有聊多喝茶”。

记得一天早上，我们坐在老范家的厨房吃早饭，透过窗户能看见茫茫雾海。陈谦突然说：“只有坏人才能写出好小说，我就是个坏人。”说完孩子般淘气地大笑。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于香港

目 录

1	序 硅谷的夏娃	北岛
1	望断南飞雁	
115	覆 水	

望断南飞雁

沛宁睁开眼睛，感觉整个房间浸在白光里。他眨眨眼，脑袋有些清醒过来。是银光，他想。他翻过身，仰面躺开，盯着卧室高高的天顶，让眼睛聚焦。

那些被沛宁确认的银光从百叶窗的隙缝间泻入，让屋里的物什反射出一圈圈的浅亮。他一个挺身，手直接朝右侧拍去：下雪啦！——南雁喜欢悄然而至的雪夜。很多年前，曾经，她会在这样的雪夜里爬起来，披衣去向雪地，久久不归，直等到他亦寻去，将她拖回。他厌过那些时刻。此时，躺在空阔的超大型床上，沛宁还能感觉到那隐约的怨忿。

手雪花般绵软着地，渺无音息。床此时更显出它的巨大。沛宁坐在床中央，感觉这床如船般浮沉。水漫起来，茫无际涯，像院后红杉林外的雪原，在这突如其来的雪夜里冰寒地冻。他忽然生出没顶的感觉，几近窒息，使劲摇摇头，像是要将自己摇醒。

是下雪了！沛宁这时在心里肯定地又重复了一遍，心里生

出些许的欢喜。这样，孩子们睡前留下的这平安夜里的两大期许——来自母亲的圣诞礼物和一场可供他们明早堆雪人的大雪，至少没有完全落空。

南雁今夜该是浸在旧金山的寒雨里。她如今已不在乎雪。她如今不在乎的又岂止是雪？连自己一双年幼的儿女，都全部甩下。那是南雁的离弃，沛宁借着这静谧的雪夜，首次认下——他还是不愿意说“抛弃”——这是南雁出走后的第一个平安夜。也是他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后的第一个平安夜，真是悲欣交集。

在以漫长的雨季而闻名的俄勒冈州尤金城边缘，在红杉林深处的雪夜里，沛宁为想象不出南雁今天的样子有点难过。更要命的是，他更难以想象，以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母的负担——他在此处放下了自己——南雁该如何度过这个对她而言，也是数个“第一”的平安夜？

沿着三角屋顶，镶嵌着一条刷成深栗色的木梁，在雪地折映进来的银光里异常触目，让人几乎能看清天顶墙面上那些粗砺的颗粒。这地中海式平房是南雁挑的，每一个空间都方正开阔。我们真像是睡在礼堂里——在他们搬进来的第一夜，当灯全黑下来的时候，南雁这么说，非常精准。南雁那样一个老给人走神梦游印象的女子，只有在夜的暗里，在看不清她的眼神的时候，才能令人放松下来。在沛宁的记忆里，南雁在那个时刻环住了他的脖子，略带惊悸的声音像从空旷的野地反弹回来，在他的脖子上掐出星星点点的痒疼，令他在这夜醒来，一眼看到头上的黑梁，喉管上立刻生出轻轻的压迫感。

那个夜里他们几乎没有入睡，在空旷的房子里，耳边是不停息的银滩上潮汐的狂欢。南雁出生在广西北海——那童年真是乏善可陈啊，只记得是在银滩上跑啊跑啊，忽然站下来，一转身，就大了——她所有的形容，都是诸如此类，与南中国海相关。

我们真该多换房子——沛宁顺着最后一尾波涛滑到沙滩上，叹出声。南雁如被海浪狠击到礁边的鱼儿一般，摇头摆尾地完成最后几番挣扎，停在他身边急喘。那是沛宁的真心话。很久很久以来，他们已经成了银滩上晒干的两尾鱼，连相濡以沫的那个沫，都已被风干。他一路马不停蹄，几乎不曾有空喘息——花了五年时间从哥伦比亚大学念下分子生物学博士，再到位于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做了三年博士后；维吉尼亚一所小学校短暂的两年教职；南南和宁宁相继出世；最终来到俄勒冈大学，争取终身教授资格的六年长旅刚刚开始。

沛宁支起身子去看南雁。她滑到了床边，头顺着床沿垂下去，长发披散开来，修长的双臂松软地耷拉在身体两侧，一动不动。女鬼一般。这个想法让沛宁一惊，战战兢兢地去抚摸她光滑的背，那身体是灼热的，这让他放下心来，忽然像是记起什么，再按下去，食指和中指交错着沿南雁的脊骨急速滑下，敲击钢琴键一般，在接近南雁的腰际处突然停下，寻摸到一块边界不整，微凸的拇指指甲般大小的胎记，怔住。他几乎忘了它的。沛宁这时想起来了，他似乎曾经说过，将来我们走丢了，我凭这个找你，这让他忽然有些感伤。他曾是那样抒过情的小

男生吗？他不能肯定，只将那胎记按牢。

南雁突然一个急转身，身子一挺，面朝着屋顶，半个身子顺着床沿边堆成一团的被子垂下去，急速地扯过落在床边的睡衣，盖到胸前。沛宁的眼睛在那个时刻适应了屋里的黑，接到南雁眼里稍纵即逝的刺目光斑——它们有温度吗？他伸手过去，抹到几点黏湿，心思立刻黯淡下来，抬起身子，坐到床边。我可不要再有孩子了——他听到了南雁的声音，很远很远，像从海面上刮来的轻风。

沛宁的心一沉。在他们的女儿南南两岁时，南雁发现自己又怀上了孩子。那是二〇〇二年的春天，她刚过了三十四岁的生日。南雁很早就说过，她只想要一个孩子，这便是意外了。一个南南，足够了，太够了，她反复说过无数遍，几乎说成了沛宁心上的一块茧，让他在每次突发的激情之后，久久后怕。

那天早晨，南雁在卫生间里，盯着地上那支呈现出一线桃红的测试棒，久久不愿出来。之前，例假已错过三周多了，南雁就是不愿去超市买下一只测试棒。看到那条桃红的生命线，沛宁心下是高兴的，但他不敢有表情。他应承过南雁的——南雁说，她有很多梦，很多的计划，都未曾有机会实现，甚至是尝试实践，她不能再背那么多的负担。

在南雁确认意外怀孕的那个清晨，沛宁看到南雁变形的脸。她双手抓牢洗脸池，弯下腰来，大声地发出呕吐的声响，却没有呕出一点点东西来。沛宁过去轻拍着她的背，一直拍，生出很深的疼惜和愧疚。他觉得他该说一句话，对于这孩子命运的

话，或许南雁就解脱了。但他说不出口，也不愿意说。南雁在那些天里一直都不怎么说话，他们回避着讨论“选择”这样的话题。沛宁想过无数次，如果南雁提出要终止怀孕，他怕也就只能同意了，可南雁并没有跟他讨论。

直到那日，躺在产科医生的诊所里，当超声波检测仪的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小小的胚胎影像，南雁一把拉住沛宁的手。他们听着那胎儿的心跳声通过机器的麦克风传出来，“怦，怦，怦”，夹着风声一般，呼哧呼哧的，有几分雄壮。这是个非常强壮的胚胎，女医师说：早期流产的概率小过百分之二，祝贺你们！随后报了按胚胎尺寸测算出的预产期。沛宁看到南雁跟女医师握手时，青白的脸上泛出微笑，浅淡，却很动情。出来坐到车里，南雁小心地展开那张黑白的胚胎照片，手拂上去，轻声说：头真大啊，这个孩子，我要的。沛宁点头，别过脸去。起动车子那个瞬间，就着引擎突发的轰鸣，他吐出一口长气：那么，她果真想过不要。

沛宁在这个雪夜里，终于明白了南雁当年在产床上接过紫红色的宁宁，失声而哭的复杂情感——她在生下南南时，都不曾如此情绪失控。宁宁的脐带还未剪断，小小的一团，缩在南雁那件淡蓝碎花的产袍上，两条热狗般粗细的小腿，在那素净的花色上蹭出一条条血痕。阔大的单人产房里原先一直为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忙碌着的人们围上来，为这个母亲的激情打动。沛宁为南雁揩着泪和汗，心随着她难以自制的抽泣声，缩成紧紧一团，以致从医生手里接过剪刀，向那条血色模糊的脐带剪

去时，竟不能一刀了断，看着真不像是第二次做父亲的人。

在搬进这所房子的第一夜，南雁在床边幽怨地说完，她不要再有孩子了，开始抽泣。那哭声压抑着，呜呜的，像风迎击着沙滩上相思树林的阻隔，在茂密的枝叶间奋力强行，撕扯出阵阵杂音。沛宁记得，他最后也滑下床去，将南雁托上来，为她盖上被子。南雁没有停息，他用手去捂她的嘴。他心里亦厌的。孩子们在隔壁呢，他贴到南雁的耳边轻声说——南雁停下来。很久都不再动弹。沛宁后来就迷糊过去了，再醒过来，记得看到南雁蜷成一团的身子，缩在他的脚边，让他想起他那一双儿女呱呱坠地的瞬间，正是这般的弱小无助。

沛宁起身下床，走到窗前扒开几格窗页。天色清亮，鹅毛大雪。远处红杉林黑成一片，邻人停在车道上的汽车顶上已经开始积雪。

南雁此时在旧金山。那里面朝大海，终年无雪。像极她的故乡北海——这是沛宁第一次领她去旧金山时，南雁脱口而出的对那个城市的第一印象。他们从金门公园看完荷兰风车之后转出来，一眼望到太平洋，南雁立刻将那片阔大的海滩描述成可以看到南中国海夜空上繁星低垂的北海银滩：你夜里若坐在这沙滩上，肯定能发现所有的星星向你俯冲而来——她说得如此肯定，像极梦话。沛宁不响，任她呆看着那海滩，自说自话。后来每每提及，他们之间对那片海滩到底像不像银滩，一直频生歧议。但那日沛宁到底忍住了。

那刻天色渐暗，长滩上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北加州的

太平洋沿岸，海水一年四季冰一般的寒冻，哪里能与南中国海相比拟？他们曾浸在银滩温湿轻软的海浪中，背离着远岸上连绵数里的银色高灯，躺到深夜，看海天果然在星幕下缝合。那才是北海啊。那是一个有点规模的渔村，这是沛宁对北海的总结。但他安静着，看太平洋海岸上的人们为取暖点燃的篝火在南雁瞳仁里窜出摇曳的光斑，体恤了她的乡愁。那时他不曾想过，她最终竟会去向旧金山，果真奔回了疑似的“故乡”——如今南雁可以天天看到海了。她租住在日落区广东移民家中的一间小屋里，走出三个街口，就是浩瀚的太平洋。

沛宁就着黑，摸起搁在床头矮柜上的手机。你有事给我写电邮，不要打电话——这是南雁数次拒接他的电话后，在电子邮件里写下的话。英文。那些字母规矩地一串排开，句式简洁指义清晰，极像一个冷口冷面的美国女人的口吻。让沛宁看着走神，想起当年她给在广州的他写去的语法混乱拼写错误百出的英文信，心下恍惚。沛宁熬到中秋节再次给她去电。他只想让她的儿女向她问一声好——她还是推开了他，他们，一言不发，然后将电话轻轻挂断。

她如今穿着牛仔褲 T 恤衫，蹬着色型时髦的 Puma 球鞋——南雁在尤金城里的友好亚兰在电话里对沛宁绘声绘色地说。是紫色的！她如今好像特别爱紫色——亚兰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这个强调让沛宁有些惊异，这是代表着新生活的新色彩吗？他忍不住想。沛宁想象不出紫色映到南雁身上的样子，心更空出一圈。亚兰和她先生于深秋的季节里在旧金山见过南雁。沛宁